詩經說約

詩經說約卷之十九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彝參訂

大雅三、

說見小雅、

大全朱子曰、大雅非聖賢不能為、平易明白。正大光明。

文王之什三之一、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賦也、於歎辭、昭、明也、命、天命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帝、上帝也、不時、猶言豈不時也、左右、旁側也、○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此章言文王旣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而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也○夫文王在上而昭于天則其德顯矣周雖舊邦而命則新○則其命時矣○故又曰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乎○蓋以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也○春秋傳天王追命諸侯之詞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語意與此正相

似或疑格亦降字之誤理或然也

疏義集傳受天命自令始令字○即文王孫子之令日也○或謂此爲文王時○時是不然○集傳首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周邦之命以此而新○則命之新也○在今文王子孫之令日矣○大已文王有德○而爲天人所歸○是爲文王之受命○子孫蒙其渥澤而居天下○斯正可見文王之受命○此詩以戒成王○則在成王時歌之○又可以此令字爲文王時乎○文王之德○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不以生死而有間○故其神之昭於彼○即其德之顯於此○時者方應其期之謂○天運肇啟○曆數方來也○此章首尾皆言文王與天爲

一○故成王得以君有乎天下○但帝字比天字爲覲切○左右字比上字爲覲切○陟降字比昭字爲覲切○蓋欲極其形容○而推原其故以解曉之○故反覆申明○必至於此乃止也○

增釋許氏曰、自后稷始封、至文王即位、一千九十三年、武王即位、一千一百四十三年、滅商、一千一百五十六年、

大全華谷嚴氏曰、文王未嘗稱王○曰文王者○追稱之也○○鄱陽董氏曰、朱漢上云、人之死各返其根、體魄陰也、故降而在下、魂氣陽也、故升而在上、況聖人淸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沒也○精神在天○與天爲一○文王在上○蓋嗟之辭也○於昭于天○歎其德之

昭明。上徹於天。與天同德也。○問受天命如何、朱子曰、命如何受於天。只是人與天同。周自后稷以來。積仁累義、到此時人心奔趨。自有不容已。○問文王陟降、曰、理是如此。若道真箇一上一下。則不可。○慶源輔氏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正與中庸所謂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意同。蓋非虛說。實理然也。○豐城朱氏曰、此章之意。約書之而四句已。足。惟周公告戒其君言有盡而意無窮。故反覆申言之。其德之。顯。即於昭之謂也。其命之時即維新之謂也。其陟降在帝左右。即文王在上之謂也。然於昭以言其神而不顯又言其德何

也其德之顯自其在人者言之也其神之昭自其在天者言之

也

六帖 德顯則取法為甚近命時則垂裕為無窮

麟按詩柄自焰通章然曰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而不竟言文王以德受命便覺字斟酌就義云今指作詩時者是也三四樓一二焰注相承而不顯不承分當開說未二句又題首二句意再加申歎然維新意未完故集傳補足以子孫蒙其云云以足之要敬天法祖不言而皆為引端即戒意亦寓雖謂詩柄意備本章者又何不可

也集傳天亦叶鐵因反古義天新真韻時叶上紙反右叶羽已反古義紙韻亦依韻兩句一連四句一截注叅以文王之蓋以自與下是以字非推原語可以不用○玩豐城朱氏注則下四句覆說上四句也但上四句順說下四句倒說與愚說又稍異覺集傳是以周邦益以文王等虛字處處斤兩無一空隙○世

皆言朱子詩集傳佳然或問何處最佳當無以應也蓋皆由不能細心體會耳如此章以八句合看則如鄰前說亦自可矣以四句一截法求之而乃覺豐城之可味則謂上順下倒者亦斷乎不易也詩集傳雖無不佳然此等當尤其最著精神處不可

草草讀過。○此章以八句合看。尚混帳。以四句一截看。方有頭緒。講書作義。理盡此矣。且朱子注諸經書。又不專為講書作義。如之何其可不體會也。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賦也、亹亹、強勉之貌、令聞、善譽也、陳、猶敷也、哉、語辭、侯、維也、本、宗子也、支、庶子也、○文王非有所勉也。純亦不已。而人見其若有所勉耳。其德不已。故今既沒。而其令聞猶不已也。令聞不已。是以上帝敷錫於周。維文王孫子。則使之本宗百世為天子。支

康百世爲諸侯。而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亦世世修德與周氏休焉。

大全孔氏曰、適爲本榦、庶爲其枝也、士者、下至諸侯、及王朝公卿大夫總稱、○黃氏曰、文王德澤、廣及其臣士、非惟周召尚父泰顛散宜生之徒、與周相爲無窮、而其餘者亦皆世守爵祿、世竭忠誠、以輔周家之子孫、○華谷嚴氏曰、使周之臣子。皆光明俊偉。其德甚顯。亦世世相傳。與周匹休焉。此述文王德澤之遠也、○廬陵彭氏曰、亹亹者、不已之體也、令聞、則不已之形見也、陳錫于周、子孫百世、仕者世祿、不已之效驗也、○豐城朱氏曰、

上章言文王之德之神、此章以下專言德者、周公告戒成王、固
欲其法先王之顯德、保上天之顯命、非但欲其求之窈冥恍惚
而已也、
辯按古義。已子。紙韻。兩世字。實韻。亦。依韻。兩句。一連。四句。一截。
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者。言。錫。是。福。於。其孫子。也。此處。當讀。住。
下。又頂。鍼。前。句。衍出本支。重。百。世。意。凡周二句。亦。重。亦。上。皆。與。
疊。疊。不。已。相。關。不顯。云德者。即。前。章。注。則。其。德。顯。矣。之。德。字。顯。
字。故大全嚴注最當。黄氏說稍異者。世德。則自世祿。世。官。永享
勲伐。理亦不易也。本注文王非有所勉等。是推原解。非。語。氣。維

文王孫子下亦少一頓接不可依不曰子孫曰孫子者便韻非他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賦也猶謀翼翼勉敬也思語辭皇美楨榦也濟濟多貌○此承上章而言其傳世豈不顯乎而其謀猷皆能勉敬如此也美哉此衆多之賢士而生於此文王之國也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士則足以為國之榦而文王亦賴以為安矣蓋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傳世之顯也

蕆緝多士爲國之楨榦。墉恃榦而立。國恃人而立。○釋詁云、楨、翰、儀、榦也、舍人、云、楨、築墻所立兩木也、王后維翰、及維周之翰、傳皆云榦也、疏云、榦者、築墻所立之木、然則楨也、翰也、榦也、一物也、字當作榦、傳寫誤作幹、鄭以此爲幹事之臣、失之矣、

疏義注此承上章而言者。承上章專以人臣之世言也。多士即今日傳世之多士。文王之國。亦今日文王子孫之國也。視注兩此字可見。此文王。亦以其今日在天之神言。

大全安成劉氏曰、注其傳世。其謀猷。兩其字。皆指周士。

麟按此章亦當依韻兩句一連四句一截說思皇多士生此王

國正是世之不顯厥猶翼翼二句說到著落處也讀佳王國克生以下又以贊美其有用而足寧文王之神另一套話大約八句爲兩截者各四句爲一套而又彼此回環說詩未有出範圍者聚岡乃欲前章於二句截此章一句截尚非是○釋詁云楨翰儀榦也者注曰儀表亦體榦又古義云按楨榦相似而實有異費㨶峙乃楨榦兩舉之知其非一物也書傳謂題曰楨傍曰榦疏謂楨當墉兩端者榦在墉兩邊者其說確矣則此解愚於之屏之翰句已及之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

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賦也穆穆深遠之意緝續熙明亦不已之意止語辭假太麗數也○不億不止於億也侯維也○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大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蓋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以上帝之命集於文王○而今皆維服于周矣○

疏義凡人內不敬○外不莊○則必輕躁而淺露○深遠之意惟不顯篤恭者有之○穆穆以威德氣象言○敬則指言其德之實也○緝者緝此敬○熙者熙此敬○文王非有意緝熙之○純亦不已○自有不能已爾○此聖德之極致○聖學之極功○凡其所以昭於天○聞於人

者。皆由不已其敬而致然爾。○此詩專戒成王。所謂福者。皆以令日受福言。故陳錫哉周。驗於君臣傳世之餘。假哉天命。驗於商孫子來臣之日。文王之福澤。而子孫受之。是受天命自令始也。以此證之。則謂其命維新。為文王時者。益見其不然矣。

大全孔氏曰、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故推本而歸美之耳。

麟按此章亦在四句截。通解欲于一句。或三句截者。斷非是。但此詩七章不獨每章首尾連環另為一體。而凡四句截處亦多含吐不盡。必俟後四句頂鍼接下以相足成之。如文王孫子王

國克生及此章之商之孫子後章之厥作祼將上天之載尤最顯然者故曰四句截者亦只於此處一頓意仍藕斷絲聯一章之詩必為一意而段落分寸則有累畫勿徇俗說傷其正體也古義止于紂韻億服職韻依此轉折服集傳叶蒲北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賦也、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也、膚、美、敏、疾也、祼、灌鬯也、將、行也、酌而送之也、京、周之京師也、黼、黼裳也、冔、殷冠也、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

於王家、時王不敢變焉、而亦所以為戒也、王、指成王也、蓋、進也、言其忠愛之篤、進進無已也、無念、猶言豈得無念也、爾祖、文王也、○言商之孫子○而侯服于周○以天命之不可常也○故殷之士○助祭於周京○而服商之服也○於是呼王之藎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劉向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後嗣、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歐義、詩人既先引商王子孫○以戒成王○又引商之衆士○以戒周

之羣臣。以謂殷之衆士。乃服其服。而來助周祭。猶服其殷服者。見其亡國之故臣也。

呂記董氏曰、常服則不變其服矣、不變其服、存商制也、

嚴緝疏曰、此擧祼將以表祭事、見殷士助祭耳、不必專助祼將、其作祼將也、服殷之常服、黼裳而冔冠也、○祭統云、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郊特牲又云、既祼然後迎牲、是祼為祭祀之始、故為重也、

疏義。假哉天命、固為可喜、而天命靡常、又可畏也、然則觀諸殷士。而知彼所以失天下之故。可不思念文王。而知我所以得天

下之故哉所以承上章之緝熙而起下章之修德也

大全孔氏曰、小宰云、凡祭祀、贊祼將之事、以將為送、言祼時送爵行之也、於禮、王正祼、后亞祼、而殷士助祭行祼送耳〇華谷嚴氏曰、雍誥王入太室祼、祼謂以圭瓚酌於爵以獻尸、尸受酒不飲、灌於地、故謂灌、祼灌古字通用、宗廟有祼、天地大神不灌、〇董氏曰、黼繡於裳、雖章數不同、皆以黼為裳、〇孔氏曰、祭服不止於黼、舉一章以表之耳、〇華谷嚴氏曰、黼裳商周所同、黼裳而冔冠、則商之制也、〇毛氏曰、夏后氏曰收、周曰冕、〇九峯蔡氏曰、修其先王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也、賓以客

禮遇之也、○慶源輔氏曰、殷士雖膚敏、而祼將于周京、天命所在、不敢違也、此盛德之事、漢唐以下皆不及矣、夫以殷士服殷之服、而助祭於周焉、最可念也、最可警也、故於此呼王之藎臣而告之、使念文王之德焉、劉向所述孔子之言、使人讀之憂思慘怛、有不能堪者、蓋孔子乃殷後、而向亦宗室也、○西山真氏曰、以商之孫子而為周之諸侯、以商之美士而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天命歸於商、紂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也、

古義禮記云、殷人冔而祭、又曰、殷人冔而葬祭邕云、收冔冕、皆

以三十升漆布為殼、廣八寸、長尺二寸、加爵冕其上、周黑而赤、前小後大、殷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夏純黑而赤、前小後大、皆有收以持笄、

麟按此章亦四句截京集傳叶居良反古義常京陽韻尋、祖慶韻也上四句從商孫子說到殷士之祼將下四句承棣言殷士之祼將而表其所服以望念祖於蓋臣雖本戒王而殷士王臣為桐固以類廬陵說亦有當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賦也、聿發語辭、永、長、配、合也、命、天理也、師、衆也、上帝、天之主宰也、駿、大也、不易、言其難也、○言欲念爾祖○在於自修其德○而又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外求而得矣○又言殷未失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乎上帝矣○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爲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大學傳曰、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此之謂也、

「疏義此詩凡八言命○此章命字獨以天理言○餘皆以禍福作言○

「通解法祖鑒殷○雖是兩段○末句亦見得不容於不修德以法祖意○

講意　法祖以永周之福○鑒殷以免殷之禍○

麟按此○與○下○章○亦○俱○在○四○句○截○此兩段○由法祖說到鑒殷○下兩段○復由鑒殷說到法祖○亦○是○廻○文○意○也○無念爾祖既承上文自當姑就羣臣說○以不失不貳斥王之意○商者○契所封之地○後湯以爲代號○至盤庚遷殷○張守節云○自○湯○已○下○號○商○至○盤○庚改號曰殷○是也○然詩言商又言殷者○恐○是○偶○然○偶○筆○不○必○有○意○古義謂言商主世系○言殷據亡國議○非不精○要○大明自彼殷商○殷商之旅○兩字並舉者○又何解邪○禍○集傳亦叶筆力反○古義德福○賊韻○帝易實韻○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賦也、遏、絕、宣、布、昭、明、義、善也、問、聞、通、有、又、通、虞、度、載、事、儀、象、刑、法、孚、信也、○言天命之不易保、欲告之使無若紂之自絕於天○而布明其善譽於天下○又度殷之所以廢興者而折之於天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惟取法於文王○則萬邦作而信之矣○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之所以為天、又知文王之所以為文、則夫與天同德

者、可得而言矣、是詩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旨深矣、

疏義善譽、猶二章所謂令聞也、宣而昭之、亦欲如文王之不已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文王之詩七章○以一章言之○首尾只是言文王與天為一○以一篇言之○首尾亦是言文王與天為一○但首章則專說文王○末章則欲成王之法文王耳○新安胡氏曰、此篇首言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終言天無聲臭儀刑文王、天其文王乎、文王其天乎、○安成劉氏曰、天高在上、而文王之神亦在上、

帝為天之主宰、而文王之神則升降乎帝之左右、是天帝所在、即文王所在也、何以知文王之能然哉、以其與天同德而已、天之德於穆不已、所以為天、文王之德純亦不已、所以為文、於穆不已者、天之誠也、純亦不已者、文王之誠也、是文王之德、即天之德、儀刑文王、即儀刑於天也、天與文王一而已矣、

通解 儀刑、用力字、孚者、心悅誠服之謂、

六帖 上天之事事字、渾說、或以禍福興亡言、則可庶思矣、

韡桉集傳○躬○叶姑弘反○天亦叶鐵因反○與○叶初尤反○孚叶房尤○反乃無一正音○亦奇○

文王七章章八句、

東萊呂氏曰、呂氏春秋引此詩以爲周公所作、味其詞意、信非周公不能作也、○今按此詩一章言文王有顯德而上帝有成命也○二章言天命集於文王○則不惟尊榮其身○又使其子孫百世爲天子諸侯也○三章言命周之福○不惟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四章言天命既絕於商○則不惟誅罰其身○又使其子孫亦來臣服於周也○五章言絕商之禍○不惟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六章言周之子孫臣庶○當以文王爲法○而以商爲監也○七章

又言當以商爲監而以文王爲法也其於天人之際興亡之理丁寧反覆至深切矣故立之樂官而因以爲天子諸侯朝會之樂蓋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而又以昭先王之德於天下也國語以爲兩君相見之樂特舉其一端而言耳然此詩之首章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以昭（極是詩中處矣）次章言（之理）其令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於四章然後所以昭明而不已者乃可得而見焉然亦多詠歎之言而語其所以爲德之實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然則後章所謂脩厥德而儀刑之者豈可以他求哉亦勉於此而已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為始終者、又可見於此、二程先生挈出此一字以詔後學、其有功於聖學多矣、學者舍是實無以為進德之階也、○安成劉氏曰、敬者千聖傳心之法、即所謂欽也、虞書五篇、言欽者十有三、言敬者七、唐虞君臣相傳相戒、固惟在於此也、故仲虺告湯、亦曰欽崇天道、尚父告武王、亦曰敬勝怠者吉、是創業垂統者固在於此、敬而持盈守成者、尤在於此敬也、然則成王所以念祖修德、儀刑文王之事者、誠不可以他求、亦惟法文王之敬德而已、又若召誥召公告王、亦曰、曷其奈

何弗敬、又曰、王敬作所、又曰、不可不敬德、又曰、王其疾敬德、又兩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又曰、肆惟王其疾敬德、其語意尤為諄復剴切也、成王之為令主也宜哉、

語類文王詩直説出道理、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賦也、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忱、信也、不易、難也、天位、天子之位也、殷適、殷之適嗣也、挾、有也、〇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〇將陳文武受命〇故先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〇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〇達於上下〇去就無常〇此天之所以難忱〇而為君之所以不

易也○紂居天位○為殷嗣○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蓋以此爾○孔疏微子之命及左傳皆謂微子為帝乙之元子而紂得為正適者鄭注書序云微子啟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啟及衍後立為后生受然則以為后乃生受故為正適也

麟按集傳○上○叶辰羊反古義陽韻○受紂以音同通用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賦也摯國名仲中女也任摯國姓也殷商商之諸侯也嬪婦也京周京也曰嬪于京疊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于嬀

內嬪于虞也、王季、文王父也、身、懷孕也、○將言文王之聖而追本其所從來者如此○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矣○

孔疏大任非謚也、以其尊加於婦、尊而稱之、故謂之大姜大任大姒、皆稱大、明皆尊而稱之、唯武王之妻左傳謂之邑姜○不稱大○蓋避大姜故也○周本紀云、大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王季未為世子而生昌矣、此則從後而言、主於王季、故其辭若王季為君之時言也、

呂記朱氏曰、殷商、殷商之諸侯也、自周而言○則諸侯皆商也○

嚴緝乃配王季○而與行德○同志意○

疏義維德之行○言凡所行者皆本於德也○以大任配王季而脩維德之行○天故爲生文王之聖○是周家以明明之德○受赫赫之命久矣○

大全曹氏曰、摯仲氏任、繫於姓而言之、以爲王季之配也、今曰大任、繫其子而言之、以爲文王之母也、○列女傳曰、大任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大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爲周宗、君子謂大任爲能胎教、○慶源輔氏曰、維德之行、所謂以成德爲行也、只此一句、是以盡王季大任之事、可謂辭約而義博也、○定字

陳氏曰、聖賢之生、不偶然也有配偶之賢而後有嗣續之賢、故詩推本聖賢之生、往往自其所從來、如生民言稷而及姜嫄、此言文王而及大任、下章言武王而及大姒、皆是也、其意深矣、

[古義]國名記云、蔡之平輿有摯亭一統志云、平輿故城在河南汝寧府東、氏任者、其氏所自出之姓曰任、按唐世系表、祖己七世孫曰成、徙國於摯、祖己者仲虺後也、來者内辭也、對彼稱來、嬪、爾雅云、婦也、曲禮疏云、婦人之美稱可賓敬也、孔云、曲禮生曰妻、死曰嬪、此生而言嬪者、周禮立九嬪之官、婦人有德之稱、妻死、其夫以美號名之、故稱嬪、若非夫於妻、傍稱女婦有德、雖

生亦曰嬪、故書曰嬪于虞、亦是生稱之也、桉就夫家言之曰來嫁○自夫家言之曰嬪○亙文也○皇王大紀云、季歷有謀能斷、守正而和、悊臨無蔽、勤施無私、教誨不倦、順以事上、比以覲民、慶賞刑威、改自己出、四鄰服焉、娶於摯曰大任、亦有賢德、容貌恭肅、齊如也、身、毛傳云、重也、鄭言謂懷孕也、孔云、以身中復有身、故言重、生文王之歲、大紀謂在祖甲三十一祀、即娶大任之年、金氏通鑑前編、則謂在祖甲二十八祀、

辟桉集傳○京○亦叶居良反○行○亦叶户郎反○古義亦陽韻○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賦也、小心翼翼、恭慎之貌、卽前篇之所謂敬也、文王之德於此為盛、昭明、懷來、回、邪也、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

講意此章言文王之德○首二句截○下分天人○昭事與不回○皆從敬字說去○上是以敬而得天○下是以敬而得人也○受方國○不過三分有二○以服事殷○

說通昭事、以此小心翼翼者事之也、不回、惟翼翼而始能不回也、

辯稽集傳○協○福叶筆力反○古音職韻○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賦也、監、視、集、就、載、年、合、配也、洽、水名、本在今同州郃陽夏陽縣、今流已絶、故去水而加邑、渭水亦還此入河也、嘉、婚禮也、大邦、莘國也、子、大姒也、○將言武王伐商之事、故此又推其本而言○天之監炤○實在於下○其命既集於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黙定其配○所以洽陽渭涘○當文王將婚之期○而大邦有子也○蓋曰○非人之所能爲矣○

蘇傳、洽渭之間、大姒父母國在焉、馮翊洽陽是也、

呂記、穀梁傳曰、水北爲陽、毛氏曰、涘、涯也、

嚴緝曹氏曰、集、翔而後集之集、言有所擇而就之也、

六帖徐士彰曰、天命必有所厭也、而後有所集、以六百年之商、將欲革其命而新之、非鑒觀之久、而眷顧之深、固不輕集也、

古義范祖禹曰、大姜、炎帝之後、大任、太昊之後、大姒、大禹之後、大姒生十子、武王周公、皆聖人也、其餘皆爲顯諸侯、徧於天下、大姒之德也、

辭按集傳○集○昨合反○與合叶○渙○翔己反○與子叶○今韻渙子本同在四紙○集○讀如絕○常熟方言亦爾○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賦也、俔磬也、韓詩作磬、說文云、俔、譬也、孔氏曰、如今俗語譬喻物曰磬作然也、文、禮、祥、吉也、言卜得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也。造、作、梁、橋也、作船於水。比之而加版於其上。以通行者。即今之浮橋也。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張子曰、造舟為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為天子之禮也。不顯、顯也、

【鄭箋】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

【釋文】磬、譬也、

【大全】爾雅曰、造舟、比船為橋、維、連四船、方舟、併兩船、特舟、單船、

【通解】俔天妹、猶云相伯仲也、

麟按集傳不顯顯也、惟疏義本、及晨含閣家本、有此四字、

〇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賦也、纘、繼也、莘、國名、長子、長女、大姒也、行、嫁、篤、厚也、言既生文王〇而又生武王也〇右、助、燮、和也、〇言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而克纘大任之女事者〇維此莘國〇以其長女來嫁於我也〇天又篤厚之〇使生武王〇保之〇助之〇命之〇而使之順天命以伐商也〇

毛傳、莘、大姒國也、

孔疏、姒是其姓、莘是其國、

呂記輿地廣記曰（亓○見○莘○即○洽○陽○渭○涘○）同州郃陽縣古莘國○王氏曰言大商則乃
所以大文武之德以為商大矣非德大則不能變伐也
嚴緝周為國號京其所都之邑也
疏義皆赫赫在上者為之○
大全豐城朱氏曰有大任為之母○復有大姒為之婦○故謂之纘○
言女德之有繼也○既生文王於前○又生武王於後○故謂之篤○言
天命之匪解也○其伐商也○上以順乎天○下以應乎人○故謂之燮○
言其無慙德也○
六帖章首五句即上文之意而重衍之○猶古詩換章疊句體○

古義說文無莘字、當作辛、唐世系表云、啓封支子于莘、辛聲相近、遂為辛氏、其地即今郃陽縣、春秋時屬晉、一統志云、縣東四十里、有夏陽城、內有周文王妃大姒墓、夏陽一作下陽、羅苹謂下夏字通、乃虢地、故周語有神降于莘、內史過以為在虢受之、即此莘也、至姜里之厄、散宜生求有莘氏美女獻紂、則以其為文王外族故耳、

麟按莘字○集傳無音○六帖無韻○惟讀詩記○陸義○大全○俱所巾反○魯詩世學○施申切○則雖京叶居良反○行叶戶郎反○與第二章同○王京行王商○俱為韻脚○以理度之○必有命自天以下○當三句二

連○纘女維莘長子維行○二句一連○篤生武王以下○又三句一連○而不拘二句一連之說○亦斷無疑也○但首三句以王京為叶○後三句以王商為叶○中二句莘行各讀如字○未嘗不佳○似凡行字○亦不必盡以戶郎為叶○乃古義獨欲以莘字并叶戶羊字彙亦云○莘○又叶戶羊切音商○國名○則此章除有命自天○保右命爾外○六句皆為一韻○尤為至善○但不應集傳闕注○呂氏以下○又有所巾施申之云也○又洪武正韻○莘疏臻切○地名○則亦如常說○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賦也、如林、言衆也、書曰、受率其旅若林、矢、陳也、牧野、在朝歌南

七十里、侯、維、貳、疑也、爾、武王也、〇此章言武王伐紂之時〇紂衆會集如林〇以拒武王〇而皆陳於牧野〇則維我之師〇爲有興起之勢耳〇然衆心猶恐武王以衆寡之不敵而有所疑也〇故勉之曰〇上帝臨女〇毋貳爾心〇蓋知天命之必然而贊其決也〇然武王非必有所疑也〇設言以見衆心之同〇非武王之得已耳〇

古義旅、毛云、衆也、會、說文云、合也、又云、平地有叢木曰林、孔云、殷商之兵衆、其會聚之時、如林木之盛也、書武成篇云、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鬻子云、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陳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史

記亦云、紂發兵七十萬人拒武王、括地志云、今衛州地即牧野之地、武王至牧野、乃築此城、一統志云、河南衛輝府汲縣、本殷牧野地、牧野在府城南陵西社朝歌之南、武王伐紂、陳師於此、

麟按注而皆字○起則維字○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賦也、洋洋、廣大之貌、檀、堅木、宜為車者也、煌煌、鮮明貌、騵馬白腹曰騵、彭彭、強盛貌、師尚父、大公望為大師、而號尚父也、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涼、漢書作亮、佐助也、肆、縱兵也、

會朝、會戰之旦也〇此章言武王師衆之盛。將帥之賢。伐商以除穢濁不崇朝而天下清明。所以終首章之意也。

大全孔氏曰、檀弓亦言戎事乘騵、因武王所乘、遂為一代常法、〇廬陵彭氏曰當癸亥之夕、俟天休命之前、猶有如險暗之中、及甲子昧爽一戰之後、民情大悅、向者昏亂穢濁之氣、一洗而出之、豈不快哉〇安成劉氏曰、此章可以見天位艱適而不挾四方焉。可以見天之難信而為君之不易焉。又可以見有明明之德則有赫赫之命焉。首章開其端。此章終其意。惟以紂與武王觀之。則成王之所當監者夫豈遠哉。

麟按集傳彭。叶鋪郎反。明。叶謨郎反。古義亦陽韻。其段落則牧野洋洋至彭彭。三句為一連。師衆盛也。維師尚父至武王。三句為一連。將帥賢也。肆伐大商會朝清明。二句一連。亦不以常法為拘。會朝會戰之旦者。本蕭田鄭氏。此是慮勝而後會命字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名義見小旻篇、一章言天命無常惟德是與。二章言王季大任之德。以及文王。三章言文王之德。四章五章六章言文王大姒之德。以及武王。七章言武王伐紂。八章言武王克商。以終首章之意。其章以六句八句相間。又國語以此

及下篇皆為兩君相見之樂、說見上篇、
大全華谷嚴氏曰、首章泛言天人之理○見殷亡之由○為其文武張本○次章乃述大任生文王○其後乃又述文王生武王○及伐殷之事○以成首章之意○其言皆有次序也○

○慶源輔氏曰、君有明德○則天有明命○有王季文王○則有大任大姒○有王季大任○則有文王○有文王太姒○則有武王○有武王之君○則有太公之臣○讀大明之詩○則當知天人○夫婦○父子○君臣之際○安危○治亂○廢興○存亡之機○如影響形聲之相似○皆非苟然也○又曰、此詩周公作以戒成王○前五章○言周三

王積德之盛。而天命之積。亦非一日。有人力之所不得與者。後兩章言武王順天應人以伐紂。而克之。有非得已者。成。王聞之。思天命之。不苟（諸更業然）集祖宗之。於天下也。非苟得。則兢。兢。業。業。以保守之。自有不能已者矣。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比也、緜緜不絶貌、大曰瓜。小曰瓞。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其蔓不絶。至末而後大也。民周人也、自、從、土、地也、沮漆、二水名、在豳地、古公、號也、亶父、名也、或曰字也、後乃追稱大王焉、陶、窰竈也、復、重窰也、穴、土室也、家、門内之通名也、豳地近西戎而苦寒、故

其俗如此、〇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大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此其首章言瓜之先小後大。以比周人始生於漆沮之上。而古公之時。居於窰竈土室之中。其國甚小。至文王而後大也。此一句在下文。

孔疏周本紀云、舜封棄於邰、號曰后稷、是稷爲帝嚳之胄、封於邰也、公劉云、篤公劉、于豳斯館、是公劉失職遷於豳也、失職者、謂失稷官之職、不復得在王官也、豳西近戎、北近狄、此沮漆、在豳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地、故下傳又曰、周原沮漆之間、復穴別文、大車云、死則同穴、穴在地下、則知復在地上、俱稱爲陶者

工記曰、有虞氏上陶、說文曰、陶、瓦器竈也、蓋以陶去其土而為之、故謂之陶也、

蘇傳○復○複於土上也○穴○鑿地也○其狀皆如陶然○大王始猶處於復穴○無室家○之盛○

嚴緝民之初生、令曰、生聚之生、豳地在漆沮二水之間、豳國、漆沮之上游、岐周、漆沮之下流也、吉日及潛頌言漆沮、指鎬京、當亦去岐周不遠、

疏義自土沮漆、自沮漆之大也、語例如此、

通解陶復○是窑竈之為重窑者○陶穴○是窑竈之為土室者○

麟按詩意但言先小而無後大則其理不應故爪徒屬也謂亦招通章者○妄也○陶復○陶穴○四字○兩對○鄭孔以下說皆然○即子由正本鄭箋耳○陸羽明云○陶復穴三件○亦非○但陶復作重窰謂上下相連○陶穴則竟在土中○狀如窰者○庶調作今古之間○益陶復另有說○重窰之謂○亦不知歐陽何本也○六帖○徒漆穴室皆額○然當三句一連○沮漆室字作額腳○較穩○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賦也、朝、早也、走馬、避狄難也、滸、水厓也、漆沮之側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妃也、胥、相、宇、宅也、孟子曰、大王居邠、狄人侵

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孔疏辟狄之難。其來以早朝之時。疾走其馬。循西方水厓漆沮之側。東行而至於岐山之下。

通解雍錄曰、邠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餘里。自邠而南一百三十里。爲奉天縣。有梁山。渭水在梁山下之南。循水西上。可以達岐。大王都岐。在今鳳翔府西五十里。是爲岐周。岐水之南。今有周

原○南五十里○又有周城○云此為周公釆邑也○

|古義|循西方之水涯、指渭水也、沮水合漆水流入於渭、奉天、今西安府之乾州、又史記云、大王居豳渡漆沮、世紀亦云、大王避狄循漆水、並存之、一統志云、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山有兩岐、故名、亦曰天柱山、其峰高峻、狀若柱然、禹貢導汧及岐、大王邑於岐山之下、文王時鳳鳴岐山、皆此也、

|韓按|集傳○馬○叶滿浦反○下○叶後五反○疏義本、及晟舍閔家本、集傳走馬避狄難也、下、有率循也三字、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賦也、周、地名、在岐山之南、廣平曰原、膴膴、肥美貌、堇、烏頭也、荼、苦菜、蓼屬也、飴、餳也、契、所以然火而灼龜者也、儀禮所謂楚焞、是也、或曰、以刀刻龜甲欲鑽之處也、○言周原土地之美、雖物之苦者亦甘○於是大王始與豳人之從已者謀居之○又契龜而卜之○既得吉兆○乃告其民曰可以止於是而築室矣○或曰、時謂土功之時也、

毛傳堇菜也、

釋文廣雅云、藋也、今三輔之言猶然、藋音徒弔反、

大全本草曰、烏頭與附子同根、形似烏鳥之頭、蜀人謂烏頭苗

為蓋筆、○孔氏曰、餳、乾糖也、○春官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注云、士喪禮曰、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楚焞即契也、楚、荊也、卜者以楚焞之木、燒之於燋炬之火、既然、執之以灼龜、菙、垂上聲、燋、音爵、○前漢書注曰、挈、刻也、詩曰爰契我龜、言刻開之、灼而卜之、挈音契、○三山林氏曰、大王遷岐、衛文遷楚丘、未嘗不卜、然君臣既有定議、乃卜、洪範所以先乃心卿士庶人、而後卜筮也、○杜氏曰、言先人事、後卜筮、

古義、膴本無骨腊之名、故朱子訓膴膴為肥美貌、楊慎謂土膏如無骨肥肉也、堇、菜名、說文云、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

雅齧苦菫、郭璞云、今菫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者一曰
黃土子、唐本草注云、此菜野生、非人所種、俗謂之菫菜、葉似蕺、
花紫色、莖汁味甘而言苦者、古人語倒、猶甘草謂之大苦也、禮
記內則菫荁枌榆、即此、又公食禮、鉶芼皆有滑、注云、滑菫荁之
屬、荼解見谷風篇、飴說文云、米糱煎也、嚴云、內則言婦養舅姑、
公食禮言君待其臣、皆以菫、則菫是美菜也、七月言食農夫以
荼、則荼非美菜也、雨露所濡、甘苦齊實、周之原地、膴膴然肥美、
所生菫荼、皆甘如飴、言美惡皆宜也、孔氏謂菫即烏頭、且引晉
語驪姬寘酖於酒寘菫於肉以為證、蓋以此菫為爾雅芨菫之

菫也、說者皆祖之、若為驪姬寘肉之菫、則與酖毒同類、與荼菜可食之物、非其類矣、且詩人稱周原之美、當言宜稼宜蔬、不應言其宜毒物也、荼雖苦、得霜而甜脆、故可言如飴、烏頭毒物不可食、何由知其如飴乎、愚按劉勰有云、鴞音之醜、豈有泮林而變好、荼味之苦、寧以周原而成飴、並意深襃讚、故義成矯飾、尋勰此論、抑亦輕於疑古人者、然但舉荼而不及菫、亦可以見菫為美菜、不與荼苦類耳、契、毛云、開也、按契之訓開、當通作栔、說文云、刻也、左定九年、晝借邑人之車、契其軸、杜注亦訓契為刻、郭璞云、今江東呼刻斷物為契斷、是也、契我龜者、當如朱子云

或人之說、謂以刀刻龜甲欲鑽之處、前漢書注亦云、言刻開之、灼而卜之、舊說因周禮華氏職、有掌共燋契之文、而士喪禮、有楚焞置於燋在龜東之語、遂謂楚焞即契、非也、無論楚焞名契、於義無取、即據以解此詩、曰楚焞我龜、有此文理否、今按華氏職云、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歛其焌契、以授卜師、所謂華者、荊華也、即楚焞也、必取荊木者、凡木心圓、荊心方、卦之德方以知、故於荊焉取之也、燋、鄭玄謂炬也、所用以然楚焞者、契、杜子春謂契龜之鑿也、蓋刮其外甲以視兆者、既契而後用楚焞以灼之也、曰供燋契者、灼契之火、得之於燋、故得

以燋言不及契焞者、畧之也、又官既以華爲名、則契焞不言可
也、明火、以陽燧取火於日、用以爇燋、責陽明之義也、燋既然、以
荊菙炷燋火吹之、於是向龜甲所刻之處灼之、謂之焌契、燋讀
文以爲然火也、其契處既焌、則有墨可驗、故以授卜師使辨之、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
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注謂墨大坼明則逢吉是也、
其四兆之義未詳、又占人職云、凡卜簭、君占體、大人占色、史占
墨、卜人占坼、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坼有微明、以此辨
之、若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意即所

謂占體者也、然燋契之事、屬之華氏、而契龜又非華氏之事、蓋契龜即周禮所謂作龜也、大卜職云、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鄭司農解作龜、謂鑿龜令可爇也、視龜腹骨近足處、其部高可灼者、先作其墨、俟既灼、觀食不食為兆也、又卜師職云、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陽陰、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蓋龜首尾兩旁、陰腹陽背、各有高應灼處、辨之者、如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是也、國大貞、則大卜親作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以祭祀乃常禮、但告龜以所卜之事而已、不親作龜、至小事則涖卜、第臨視之耳、不但不作亦不命、蓋皆遣其屬

為之、惟國大遷大師則貞龜、貞即大貞之貞、說文云、卜問也、以其事非常、亦與立君大封等、故貞龜也、曰貞龜則大卜必親作龜可知已、今古公將遷岐周而卜、則所謂大遷之貞也、先作其墨、觀食不食者、古卜、卜人令龜已、遂預取吉兆、墨畫其上、然後灼之、灼文適順其畫、是為食墨者吉、其兆不應墨、則云不食、不食、則龜不從也、故雒誥曰、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雒食、是龜之所食者、畫雒之兆、而何朔黎水之兆不食也、

麟按上說辨甚○畫葉○非壽○大約始坦叔○近馮嗣宗炳荀欽諸公俱從之○但如此○則注舉苦亦甘○當專指荼○甘字似主茎○亦不必

作此分疏也○正言而者非嘉蔬○猶甘美耳○謂堇是檟○則子由亦同○爾雅○拜○蔏藋○註曰○蔏藋○亦似藜○疏曰○似藜而葉大者名拜○又字彙○蔾藋○草名○藜亦非嘉蔬○而似之○堇槪可知也○但叔爽詩圖有三荼○堇偶一見耳○然膚淺説家○則遂無數堇○凡○事○具○兩○端○者○姑○圓○動○取○大○意○尤○佳○

○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宣廼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賦也、慰、安、止、居也、左右、東西列之也、疆、謂畫其大界、理、謂別其條理也、宣、布散而居也、或曰、導其溝洫也、畝、治其田疇也、自西徂東、自西水滸而徂東也、周、徧也、言靡事不為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第一二句。則民居各有定。而得以營立矣。三四句。則民田各有分。而得以耕治矣。五六句。總言其從西水滸而徂東。凡經始之事。所當爲者。無不盡也。

六帖 凡言廼者。繼事之辭。

古義 自此至第七章。先民事。而次宗廟。首宗廟。而及宮室門社。此經綸之次第也。吳越春秋云、古公去邠處岐周、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

麟按 集傳。右。叶羽已反。畝。叶滿彼反。事。叶上止反。古義紙韻。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賦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繩、所以爲直、凡營度位處、皆先以繩正之、既正、則束板而築也、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言以索束版、扶土築訖、則升下而上、以相承載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翼翼、嚴正也、

孔疏、后稷封邰爲上公、孟子稱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太王之時、以殷之大國、當立三卿、其一蓋司馬乎、時不及者、司馬於營國之事、無所掌故也、

輯錄、將營宮室宗廟爲先云云、毛傳本曲禮下語、

大全孔氏曰、司空之屬○有匠人○掌營國廣狹之度○廟社朝市之

位○司徒之屬○有小司徒○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曹氏曰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致衆庶○令徒役○司徒之職○朱子曰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爲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爲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市四面有門○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長樂劉氏曰築宗廟之垣墉墻壁○○曹氏曰此章俾立室家○則定其規模而已○若其營作○則先於廟○故其序如此○

麟按此章亦三句爲一連○集傳家叶古胡反○是上三句以徒家

爲韻○下三句以直翼爲韻也○上三句總説作冒○下三句自寄言宗廟事偶句法倒裝耳古人遷國皆載主以行廟不作即先靈未妥亦所汲汲也○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賦也捄盛土於器也陾陾衆也度投土於版也薨薨衆聲也登登相應聲削屢牆成而削治重複也馮馮牆堅聲五版爲堵興起也此言治宮室也鼛鼓長一丈二尺以鼓役事弗勝者言其樂事勸功鼓不能止也

孔疏掘土實之於虆謂之捄捄之者衆多陾陾然既取得土送

至牆上。牆上之人受取。而居之版中。居之亟疾。其聲甍甍然。

呂記李氏曰、公羊傳、五版爲堵、五堵爲雉、何休以爲堵四十丈、許愼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版、五版爲堵、版廣二尺、積高五版、爲一丈、其說異同、姑兩存之、

嚴緝 百堵皆同時而起。

疏義 五版爲堵、其高一丈、

大全 眉山蘇氏曰、既成而削之、其聲馮馮然堅也、○長樂劉氏曰、謂牆成脫版、削其堅凸、以就平直、○考索曰、鼓人云、以鼛鼓鼓役事、春秋傳云、魯人之皋、益皋者、緩也、役事以弗亟爲義、故

以鼛鼓禦之、古者上之使下以仁、常欲緩而不迫、故鳴鼓以鼛、下之事上以義、常欲敏而有功、以鼓節之、而弗止、故曰鼛鼓弗勝、○慶源輔氏曰、此又承上章而言治宮室、其獨詳於版築之事者、蓋垣墉所以圍乎外、舉此則其中衆役可知、又版築比之其他工役爲最勞、至於百堵皆興、鼛鼓弗勝、則人之樂事於是爲至矣、

○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賦也、傳曰、王之郭門曰皐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大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

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冢土、大社也○亦大王所立○而後因以爲天子之制也○戎醜、大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孔疏 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以應門不言宮○明與郭門皆爲宮門也○正門謂之應門○釋宮文○孫炎曰謂朝門也○郭門○宮之外門○應門爲朝門○內爲寢門○一曰路門○以朝位在應門之內○路寢在寢門之內○故繫而名之○皐門之內○雖有外朝○議大疑○詢衆庶○乃往○不常在焉○故不得朝名○其君日出所視○與羣臣決事之朝○在應門之內○故以應門爲朝門也○起大事至謂之宜、皆釋天文○孫

炎曰、大事、兵也、有事、祭也、宜、求使見佑也、
‖嚴緝 郊特牲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之氣也、大社之名、惟施於天子、
‖大全朱子曰、書言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皐應者、則皐應爲天子之門明矣、○新安胡氏曰、毛氏因戴記明堂位、言魯以庫門爲天子皐門、雉門爲天子應門、遂謂天子郭門爲皐、正門爲應、而諸侯門當名庫雉、朱子取毛說證之書春秋禮記家語、而斷之曰大王初作皐應二門、後尊爲天子之制、諸侯不得立焉、當矣、

〇考索曰、天子五門、皐者、遠也、殿版本作、門最在、外明最在外、故曰皐庫門、則有藏於此故也、雉門者、取其文明也、應門者、則居此以應治也、路門、則取其大也、此五門、各有其義、然書猶有畢門南門、則路門之別名也、周禮又有中門、則雉門之別名也、爾雅有正門、則應門之別名也、若諸侯三門、鄭氏以為庫雉路也〇朱子曰、大王立岐周之社、武王既有天下、遂通立周之社於天下以為太社、猶漢初令民立漢社稷也、〇臨川王氏曰、宗廟宮室、內事也、自內及外、故於卒言立冢土也、〇爾雅曰、宜、祭名、以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福宜、故謂之宜、

通解大王當時只知作二門與社如此非有意于後人之為制
說通當時百度草創亦非必於守禮三五字俱見創見意言與
始之未有家室不同耳

古義說者謂天子九門、法陽九之義、宮門有五、法五行、外門有四、法四時、合為九門、一曰關門、二曰遠郊門、三曰近郊門、四曰國門、及五臯六庫七雉八應九路也、皆從外而數、諸侯七門、則以內五門少其二故耳、劉敞則云、天子諸侯皆三門而名不同、以詩書禮春秋考之、天子有臯應畢、諸侯有庫雉路、天子外朝、在臯門之內、諸侯外朝、在庫門之內、天子治朝、在應門之內、諸

侯治朝、在雉門之內、天子內朝、在畢門之內、諸侯內朝、在路門之內、又曰、何謂畢門、畢者、蹕也、王出至於此則蹕也、師氏掌焉、何謂應門、應、應也、王居治朝、正天下之政、四海之內、莫不敢應也、何謂皋門、皋、告也、王者外朝、播告萬民、謀大事也、是則五門三門、說各不同、要之天子門制、自當與諸侯異、則五門之說、固自可信、今制亦有五門、外曰大明門、二曰承天之門、三曰端門、四曰午門、五曰皇極門、皇極門內正殿、曰皇極殿、則古之路寢也、

麟按集傳、伉叶苦郎反、行叶户郎反、古義陽韻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賦也、肆、故今也、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殄、絶、慍、怒、隕、墜也、問、聞通、謂聲譽也、柞、櫟也、枝長葉盛、叢生有刺、棫、白桵也、小木、亦叢生有刺、拔、挺拔而上、不拳曲蒙密也、兌、通也、始通道於柞棫之間也、駾、突、喙、息也、○言大王雖不能殄絶混夷之慍怒、亦不隕墜已之聲聞○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已○但不廢其自修之實耳○然大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於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拔道通○昆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

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混夷自服也蓋已為文王之時矣

[呂記]丘氏曰、混、當為昆、字之誤也、

[大全]藍田呂氏曰、喙○張喙而息也○奔趨者其狀如此○○慶源輔氏曰、四箇矣字○可見不期而然之意○東萊呂氏曰、此章或以為專指大王○或以為專指文王○義皆未安○孟子曰○文王事昆夷○文王猶事昆夷○則大王安得有昆夷駾矣維其喙矣之事乎○皇矣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栢斯兊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然則柞棫拔行道兊○安可指為文王之時乎○蓋總叙周家王業積施屈伸之理○始於大王○而終於文王耳○○安成劉氏曰、下章

之首○即言虞芮質成之事○則此章之末○固通文王而言矣○蓋其始也○昆夷不服○而大王不隆其閒○及其終也○文王德盛○而昆夷自服○一章之閒○神祖聖孫○實相首尾○集傳既曰大王始至○又曰至於其後○又曰已爲文王之時○則其歷年亦久矣○若以皇矣三章及天作之頌證之○則此章通言大王王季文王之事明矣○

豐城朱氏曰、大王之去邠○避獯狁之難也○及其至岐○則又有昆夷之慍焉○昆夷之慍○患之自外至者也○內治之修○政之由中出者也○自外至者○聖賢之所不能必○由中出者○聖賢必加勉焉○蓋君子創業垂統○爲其可繼者而已○若夫成功○則固有天命存焉○

然積累之既久。培植之既厚。至於木拔道通。則屈不終屈而必於伸。晦不終晦而必於顯。昆夷之竄。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古義混夷、即昆夷、又作緄夷、又作畎夷、皆犬夷之轉也、書大傳云、文王四年伐犬夷、注、犬夷、昆夷也、亦稱犬戎、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為犬戎、韋昭云、犬戎、昆夷之別名、史記稱自隴以西有緄戎、今按其地、當在幽岐之西、在今鞏昌秦州之地、

麟按古義慍閒。問韻。拔兌駾喙。隊韻。是共帖欲作通章一韻。不必。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賦也、虞芮二國名、質、正、成、平也、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蹶生、未詳其義、或曰、蹶、動而疾也、生、猶起也、予、詩人自予也、率下親

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言昆夷旣服。而虞芮來質其訟之成。於是諸侯歸周者衆。而文王由此動其興起之勢。是雖其德之盛。然亦由有此四臣之助而然。故各以予曰起之。其辭繁而不殺者。所以深歎其得人之盛也。

孔疏能率其臣下、先與君疏者、令之親於君上、能使親附、故曰疏附、能相導禮儀、使依典法、在君前後、故曰先後、能曉喻天下之人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人知、令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故曰奔走、有武力之臣、能折止敵人之衝突者、是能扞禦侵侮、

故曰禦侮、

嚴緝令曰、質、正也、論詩就有道而正焉、謂求正之也、毛以成爲平、謂曲直得其平、平則無爭也、

疏義文王得人之盛如此○此令日專談而興道之○詞意之詳○不期而然矣○上篇終之以尚父○此篇終之以四臣○二詩之意相似○

大全慶源輔氏曰、質虞芮之訟○初非期於興起也○而其興起之勢㴱然而動焉○此聖人之事也○然亦豈一己所能獨致哉○故周公以爲四臣之助爲多○其辭諄複○深歎其得人之盛○其意深矣○其所以戒成王者○切矣○所謂四臣者○謂有此四等之臣耳○固非

○田○須○轉○柄○

止於四人而已也○豐城朱氏曰、文王之德其孚於人也久矣○至是而始動其興起之勢者譬如弩機之旣張是惟無發發則沛然而不可禦矣○詩人推本言之○以爲由有此四臣之助而然○則蓋舜之德○雖非五臣之所能及○而非五臣則亦無以佐其治也○文王之德○雖非四臣之所能及○而非四臣則亦無以宣其化也○書亦曰、無能往來玆迪彝教、文王蔑德降於國人、知此則知文王得人之盛而人材之爲聖化之助亦大矣、或者乃謂文王之化、非四臣之所能爲、豈不異哉、

語類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蹶、動也、生是興起之意、當時一

日之間。虞芮質成。而來歸者四十餘國。其勢張甚。一時見之。如
忽然跳起。又曰、粗說時、如令人言軍勢益張
古義、鄭縣志、故虞城、在陝州平陸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古
虞國、芮城、在陝州芮城縣西二十里、古芮國、閒原、在平陸縣西
六十五里、即虞芮爭田、讓為閒田之所、今按平陸芮城、俱屬山
西平陽府解州、在河東、閒原與虞芮相接、俗呼讓畔城、史記注
引地理志、謂芮在馮翊臨晉縣、杜氏通典從之、非也、馮翊故城、
在陝西西安府高陵縣南二里、乃河西地、與平陸迥不相及、史
記正義、亦辨其疎矣、

麟按集傳卒下親上曰疏附四句、本毛傳也、孔氏依毛為疏、已具前篇、然據疏義云、疏導也、引導其下以親其上也、引君當道、是導之於前、輔君進德、是相之於後、所謂前後者、不專指君身而言也、以人君之德諭於人、以人君之聲宣於外、不疾而速、若置郵而傳命、故曰奔走、奔衛而來者、此有以折其氣、曰折衝禦侮也、又有異同、集傳○附○上聲○後○下五反○奏○宣五反○皆與侮叶○則成生一韻○後四字一韻○體與上章合○

緜九章章六句、

一章言在豳○二章言至岐○三章言定宅○四章言授田居民○

五章言作宗廟。六章言治宮室。七章言作門社。八章言多文王而服混夷。九章遂言文王受命之事。餘說見上篇、大全慶源輔氏曰、以上三篇皆周公作。以戒成王之詩。文王則壽美文王之德。大明則追述王季大任文王大姒以及武王之德。綿則又追述大王大姜文王之德。而其意。則蓋歷述其先王積累德業之盛。以見成王之任大責重不可不謹戒而保守之耳。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興也、芃芃木盛貌、樸叢生也、言根枝迫迮相附著也、槱積也、濟

濟、容貌之美也。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〇此亦以詠歎文王之德。言芃芃棫樸、則薪之槱之矣。濟濟辟王、則左右趣之矣。蓋德盛而人心歸附趣向之也。

疏義　集傳言芃芃棫樸四句。此皆極盛之所致者。以必然之理爲興。蓋德盛而人心一句。此況言左右之人。其心歸向之也。濟濟容貌之美者。言聖人之德容。睟面盎背如此。則其根於心者可知。

大全　華谷嚴氏曰、槱訓積者、積以待其乾而用之、

輯按　棫訓白桵。已見緜篇。樸依集傳。即爲虛字。蓋毛鄭理皆同

也○芃芃言盛○濟濟言美○采薪積槱○左趣右趨○皆是興意映帶處○

集傳槱音酉○趣○趨叶走苟反○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賦也、半圭曰璋、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圭瓚○左右奉之、其判在內、亦有趣向之意、峩峩盛壯也、髦俊也、

鄭箋璋璋瓚也、

孔疏祭之用瓚、惟祼為然、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小宰云、凡祭祀贊祼將之事、是助行祼事、非獨一人、

疏義瓚掌屬、以圭璋為柄、○宜稱也、左右俊髦、固有趣向之心、

璋判在内、亦君有趣向之意、儀容俊偉以奉其璋、此人此器相稱也、

大全錢氏曰、峩峩、衣冠偉壯之貌、

古義按考工記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黄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祼之言灌也、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漢禮、瓚盤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勺即瓚也、璋其柄也、頭如矢鋭而穿物曰射、其勺以金為之、鼻者、勺龍也、流者、所以流鬯也、衡者、勺徑也、據周禮内宰職云、大祭祀、后祼

獻則贊、先儒謂王行初祼、后行亞祼、其或后有故不與、則大宗伯攝之、沈括云、瑑圭之半璧也、合之則成圭、髦士俊士之居官者、

辨按集傳○宜叶牛何反○古義王璋○陽韻○峩宜○歌韻○周禮典瑞注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王人注云、凡流皆爲龍口、馮嗣宗云、鄭氏下槃龍口之說、或是漢流不足以擬周制、禮書亦云、古者有圭瓚璋瓚、而無下槃、有鼻而無龍口也、

○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興也、淠舟行貌、涇水名、烝衆、楫櫂、于往、邁行也、六師六軍也、○

言淠彼涇舟、則舟中之人無不楫之。周王于邁。則六師之衆追而及之。蓋衆歸其德不令而從也。

孔疏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若是當時實事。文王未必已備六軍。

嚴緝釋文云、在傍撥水曰櫂、宣王時玁狁常侵至涇陽。則此時征伐必渡涇水。

大全臨川王氏曰、涇則周地。興所見也。○華谷嚴氏曰、文王未有六軍。以大雅皆述王者之事故云。○北溪陳氏曰、汲汲然而及之。不待戒命而至。○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見文王一有所往、

則六軍之衆亦必追而及之則人心之歸向又可見矣于邁謂有所征往也如伐崇與密須及戡黎之事皆是也助祭內事也于邁外事也或外或內而人心之歸向無異焉則文王之振作綱紀之道至矣故下兩章遂言之○豐城朱氏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上章言人心之趣向見於祭祀之時此章言人心之趣向見於征伐之日也

通解 人心莫同於同舟共濟故以爲興

古義 山海經云涇谷之山涇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渭說文云涇水出安定涇陽幵頭山東南入渭雍州之川也雍大記云涇水

自平涼府城西南、自嶻發源、至涇州、又東南至邠州界、又東北至西安府涇陽縣界、由涇陽東流、至高陵縣、會於渭、文王自岐伐崇、道必涉涇、按岐、即今岐山縣、與涇州連界、崇、即今鄠縣、與涇陽高陵、俱隸陝西西安府、

【辯按】孔氏嚴氏說○六師本○以○後○事○論○前○人○則何但此章○主瓚璋瓚○當時亦不必有備禮也○且○周○王○辟○王○何○從○得○此○稱○矣○是故高變成丘蒙葦○皆不可以說詩○集傳○稱○叶藉入反○古義韻○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興也、倬、大○也、雲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天、章、文章

也、文王九十七乃終○故言壽考○遐、與何同、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也

【呂記】董氏曰、昭回於上○所以為章○遐不作人○甚言其作也○

疏義日月星辰河漢、皆天文也、但河漢之體為最大、河漢之長竟天、尤能為章於天者也、○變化之○則其遷善也不自知○鼓舞之○則雖頹靡者○亦奮然而有為矣○所謂待文王而興者如此○

【大全】爾雅注曰、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也、○須溪劉氏曰、遐不、何不也、○朱子曰、鼓之舞之之謂作○如擊鼓然○自然使人

既舞踴躍又曰此章只是說雲漢為章於天周王壽考豈不能作人也上二句皆是引起下面說略有些意思傍著不須深求○曹氏曰作者鼓舞振動之意商之末世士氣卑弱甚矣非鼓舞振動之烏能自奮而有成哉○慶源輔氏曰此章方言人心之所以歸向於文王者文王能有以振作之故也作人非一日偶然之可為也必積累漸漬之久乃底於成故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先生嘗語學者曰此等語言自有箇血脉流通但涵詠久之自然見得條暢浹洽不必多引外來道理言語却壅滯了詩人說底意思也周王既是壽考豈不作成人才此事已自分

明○更著箇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喚起來○便愈見活潑潑地○興乃
興起之義○凡言興者皆當以此例觀之○易以言不盡意○而立象
以盡意○蓋亦如此○○華谷嚴氏曰、雲漢倬然明大○為文章於天
矣○文王自少至老○所以興起人者多矣○人心之善○作之則興○凡
自暴自棄○習俗益流於下者○由上之人無以興起之耳○故孟子
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非外立一
道○以強其所無○特作而興之○使之自不能已○不知所以然而然○
如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永嘉
陳氏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

辨按集傳。天。亦叶鐵因反。古義真韻。○古義又云。漢。天河也。漢之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然余友崔公𨕖嘗云。是極細星無名數者。聚光爲之。或亦有此理。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興也。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相。質也。勉勉。猶言不已也。凡網罟。張之爲綱。理之爲紀。○追之琢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之玉之。則所以美其質者至矣。勉勉我王。則所以綱紀乎四方者至矣。

琢義天下之文章。至如追金琢玉者。則致其華美之極。而無以

加矣○天下之物○至以金玉爲之相質○則致其美好之極○而無以加矣○天下之爲治者○勉而又勉如文王○則維繫人心之極○而無以加矣○○此以用心至極爲典、益追琢金玉、是貴重乎物、而用以致美之極、勉勉不已、是勤勞於事、而用心致治之極、故取以起興如此、觀集注至矣之云可見、○前稱濟濟辟王○此稱勉勉後王○濟濟以貌言○德之見於外也○勉勉以心言○言德之存於中也○○總而舉之○使之皆有所繫○謂之綱○詳而理之○使之各有建屬○謂之紀○皆是聯比之意○而綱則無所遺○紀則無所紊也○

大全孔氏曰、綱者○網之大繩○衆網爲張網之目○故張之爲綱○紀

者別理絲縷故理之爲紀○朱子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四方都在他絲索内牽著都動

通解相管也言材質非質朴之質

講意上章師道此章君道

棫樸五章章四句

此詩前三章言文王之德爲人所歸○後二章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綱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自此以下至假樂皆不知何人所作疑多出於周公也

六帖此與下篇多興少賦故曰詠歌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興也、旱山名、麓山足也、榛似栗而小、楛似荊而赤、濟濟衆多也、豈弟樂易也、君子指文王也○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言旱山之麓○則榛楛濟濟然矣○豈弟君子○則其干祿也豈弟矣干祿豈弟○言其干祿之有道○猶曰其爭也君子云爾○

孔疏陸璣云、楛莖似蓍、上黨人織以為斗（斗通作牛、非）筥箱器又屈以為釵、

嚴緝麓承山之氣者也○其山高大○則麓之得其氣也深厚○謂峰巒回合之所○託雲雨潤澤之所漸也○其氣深厚○故草木茂盛○

疏義此皆莫之致而至者○故以自然之理為興○旱麓無意於榛

楛○而榛楛自生之○以其地之美也○君子無意於福祿○而福祿自
歸之○以其德之盛也○樂者○和樂也○易者○平易也○和樂而平易○
必純乎天理○乃能然○周公以稱文王○即其所固有者贊之也○召
康公以戒成王○以其所當有者期之也○
大全北溪陳氏曰、君子求福也○亦樂易而已○其諸異乎人之求
之歟○〇華谷嚴氏曰、豈弟者、德盛仁熟、和順充積之謂也、干祿
非文王之心、詩人言干祿者、謂在我有以致之、猶曰自求多福、
非有心求之也、〇慶源輔氏曰、樂易則優游寬裕以自盡其在
我之理而已、是非有意於干祿也、自詩人詠歌之○則以為得所

以干祿之道云爾。

六帖徐士彰曰、聖人一身。理氣之所統會。所以為德者有至順之實。則其所以求福者要不出於至順之中。聖人豈有心於求福哉。理全於己。氣全於天。有不期然而然者耳。○張叔翹曰、漢人云和氣致祥。張子曰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蓋天地間種種福祿不過是和順之氣所凝成。而聖人一身。溫良易簡。與和順之氣自相湊泊。故不期福祿而福祿歸之。自是實理。凡詩人所言福祿。皆此意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興也瑟縝密貌玉瓚圭瓚也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而朱其中也黃流鬱鬯也釀秬黍爲酒築鬱金煑而和之使芬芳條鬯以瓚酌而祼之也攸所降下也○言瑟然之玉瓚則必有黃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則必有福祿下其躬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黃流不注於瓦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矣○

○孔疏瓚者器名以圭爲柄圭以玉爲之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圭瓚故曰玉瓚圭瓚也秬黑黍一秠二米者也秬鬯者釀秬爲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

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罍流動、故謂之黃流、

」嚴緝錢氏曰、瑟義言比德於玉、縝密以栗、注云、縝、緻也、栗、堅貌、緻音治、密也、

」疏義」錫爲青金、〇此物類相從之意〇而以必然之理爲與〇

」輯錄」解順曰、罍之美者味亦美〇美德之盛者福亦盛〇

麟按集傳〇降叶乎攻反〇古義東韻〇孔疏一秠二米語小誤〇

〇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興也、鳶、鴟類、戾、至也、李氏曰、抱朴子曰、鳶之在下無力〇及至乎上〇竦身直翅而已〇益鳶之飛〇全不用力〇亦如魚躍〇怡然自得〇而

不知其所以然也。逝何通。言鳶之飛則戾於天矣。魚之躍則出于淵矣。豈弟君子而何不作人乎。言其必作人也。

大全華谷嚴氏曰、此章言作人之妙也。鳶飛魚躍言天壤之內莫不自得其性而不知所以然也。豈弟文王何不作人乎言必有以興起之而使之不自已也。○上蔡謝氏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各得其性也。詩人言如此氣象。周家作人似之。

麟按集傳。天亦叶鐵因反。淵叶一均反。古義真韻。○此章以兩項興一項。顧與追琢其章章體勢相類。故疑是一人之筆。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賦也、載在尊也、備全具也、承上章言有豈弟之德○則祭必受福也○

[孔疏]騂牡○或作者於後○據周所尚而言之○

通解此詩主咏歌聖德○當每章皆及豈弟○此章獨以祭而受福爲言○故朱子補曰承上章云云○所謂承上章○但承其豈弟○非弁承其作人也○各開說○上章言文王有豈弟之德○必有化人之治○此章言文王有豈弟之德○必獲奉祀之福也○

[麟按]集傳○載叶節力反○備叶蒲北反○福叶筆力反○古義職韻○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興也、瑟茂密貌、燎爨也、或曰熂燎除其旁草使木茂也、此依鄭說前說爲正勞慰撫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瑟字上章玉瓚、故言縝密、此章柞棫、故言茂密、

通解此章與上章全不相干涉○亦各開說○神不專指祭祀之時之神○須說得潤○尊而天地○親而祖考○皆是也○勞、如恩或啓之、行或翼之、危爲之扶、顛爲之持、

麟按此詩六章○言福者四○然詩柄亦云詠歌文王之德○則主仍

重德○不重福也○即言福○亦以驗德自然必然之應○其理如此○三章之作人○此章之神勞○正不必補入福字○大約想像詠歌二字○則反覆申道○各自成章○牽扭連綴○俱非兩截耳○或依無田訛求二章○言其神之勞○王之求○皆以豈弟也○則仍重一德○自佳○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興也、莫莫、盛貌、回、邪也、

呂記程氏曰、施者、謂依緣木之條幹、○說文曰、枚、幹也、可為枚、

疏義葛盛則自施于條枚○德盛則自享乎福祿○文王之福豈回邪要求而得之哉○以足首章干祿豈弟之意○起興亦與首章同○

大全鄭氏曰、言文王之求福。脩德以俟之。不爲回邪之行以要之也。○華谷嚴氏曰、有一毫覬倖之心。則邪矣。

麟按。疏義難言葛藟則自施于條枚。然樛木注藟。葛類。本章疏俱云葛也。藟也。明是兩様。

旱麓六章章四句、